

2024

向阳而生

新时代上海青年群像特别报道

传承文脉

回忆2024

今年我印象最深的是修《石林叶氏族谱》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修复书画的舒适区，正式进行古籍修复项目。

惟手熟尔，惟心诚尔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林千惠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目。完成了修复，我成就感很足。

这一年修复书画，我在不断成长。我的角色在发生转变，从师傅带领到变得更独当一面。今年我独立完成修地契。从做纸，到染色，这些我师傅过去会提供材料，我修就好，但现在，我自己负责，从头做起，修复会更严谨和负责了。

很里程碑式的修复工作，仍是《石林叶氏族谱》，让我得以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待纸质修复。我本以为能修书画就能修古籍。但真接活儿上手，发现不一样。像用的浆的薄厚有差异；书画修复需要静心，古籍却要在动态中寻找专注。修复过程中，古籍一般花20分钟修页，就要放吸水纸，再换吸水纸。书籍破口又相似，修得机械化。4本族谱500页，早八晚五，

连续工作11天。其间我有过不适应，也有“不想修了”的烦躁感，但熬过不适应，上手就迅速了，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不同的修复逻辑上有差异性，但“核心”又一致。一页接一页，修下来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。我想，正是通过我们一代代修复师如此的努力，才得以传递前人的期许和寄托。

展望2025

最想对同龄人说一句话：保持热爱，继续进步，去跳出舒适圈。

●俞明锐

B站UP主、书画修复师。



缀合中华文明绚烂图景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回忆2024

甲骨缀合这项工作已有百余年历史，成果众多，但它们散见于各类出版物或网络平台，查找起来很不方便。在中心支持下，杨熠和另外两名中心博士生共同参与了“缀玉联珠”甲骨缀合信息库的上线和维护。团队今年又新加入一位博士生，他们四人一起初步完成了“四方会同”甲骨著录信息库的前期准备工作。通过信息化的手段，大家致力于在新时代全面整合甲骨的著录与缀合信息，为学界提供查检之便。

这一年里，杨熠步履不停，既有安静的学术研究时间，也有出席重要学术会议宣读论文的“高光时刻”，于学术交流中互学互鉴，提升学术水平。就在上月，他参加中国文字博物馆主办的“第九届文字发展论坛”，他的论文《甲骨缀合所见新字形信息及其考释》获评优秀论文，这为他未来进一步开展古文字研究带来了莫大的激励。

一片甲骨惊天下，千年汉字贯古今。杨熠研究的正是甲骨学。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文，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。目前存世的16万片甲骨中，碎片占到90%以上。将散落各处的甲骨文碎片重新拼接在一起，使甲骨“破镜重圆”，变成较为完整的材料，这项工作被称为“缀合”，堪称冷门“绝学”。

可能和大家想象中不同，由于甲骨需要妥善保存，许多专业研究者接触实物的机会其实屈指可数，甲骨缀合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拿着甲骨实物碎片来“拼图”，一般只能凭借着拓片及实物照片。

甲骨文是探寻商周文化的重要材料，对缀合所得的新材料进行研究，从而解读甲骨文所负载的传统文化信息，并进一步发掘其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。杨熠深感这项学术工作的深远意义，“有幸参与相关工作，也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缀合成果，为后续的研究打开视野、深化认知。”

杨熠又举了个例子——“杠”字见于《说文解字》，此前在古文字材料中可以向上追溯的最早形体见于战国楚简。他在《甲骨缀合所见新字形信息及其考释》文章中的一部分提及的一组甲骨缀合，缀出了一个新见的甲骨文——这个字从木工声，可释为“杠”。通过这一发现，可以补上“杠”字字形演变序列的重要环节，将其上溯至殷墟甲骨文。

展望2025

前路漫漫亦灿灿，在未来的研究中，我将继续致力于甲骨材料的整理与研究，并与团队通力合作，做好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工作，推动甲骨学的发展，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贡献青年之力。

●杨熠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生。

学习深造至今缀合甲骨超400组，成为学界90后青年学者中让甲骨碎片“破镜重圆”最多的人。

